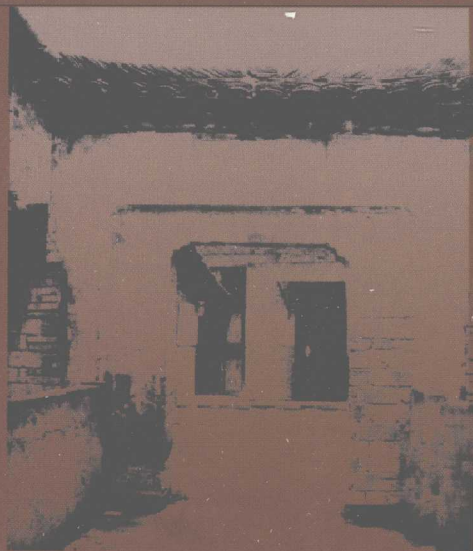


之江文萃



# 门墙

纪勤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门墙

纪勤 著

之江文萃编委会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墙/纪勤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8.2  
(之江文萃·1-3)

ISBN978-7-5059-5814-2

I. 门… II. 纪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1303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之江文萃 (1-3)                 |
| 编 者   | 之江文萃编委会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         |
| 经 销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李 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 | 王福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 | 焉松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北京人卫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80×1230 1/32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24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978-7-5059-5814-2      |
| 总 定 价 | 56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## 闲出一本书

### ——代序

记得有一位作家说，文学是闲出来的。笔者近年写的东西，或许称不上文学，但出版了，便是书——吃饱了玩玩而已。

这并非自我鄙薄。

本人之闲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，47岁那年，成了全县最年轻的退休干部。此项记录，至今无人能破。

当然，此举颇惹争议，有人羡慕，有人惋惜。前者多为工人农民，因为我的退休金，比他们牛筋马力挣得多；后者则是公务员，皇粮旱涝保收，只涨不落，预测将来肯定吃亏。不同的人，拨拉的算盘不一样，但衡量的标准似乎差不多，都是一个“钱”字。

钱是好东西。缺了它，难免受冻馁之苦，换谁都要心里慌兮兮。因此，人赚钱，是生存的需要，这没有疑问。但生存之外，钱对于每个人，用途却不尽相同，追逐的欲望也就有强弱之别。我属于那种不会花钱，也不会赚钱，吃不到葡萄的酸狐狸。那么，既然退休金保证了基本的生活，为何不学学古人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呢？

就这样，1997年，我正式退休，在乡间盖了一座房子，开始了种草养花的生活，成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人。

平心而论,这样的闲人,和陶令相比,要幸运得多。他老人家隐居乡野,表面上看似悠闲洒脱,其实还有温饱问题要解决,禾稼是肯定的,不管是自己下地抑或儿孙辈耕种。当然,如果积蓄丰厚,老本也可以吃一阵子,但坐吃山空的危机感,恐怕也会令老夫子寝食难安。我们就不同了,退休金每月按时发放,打在银行卡上,细水长流,无忧无虑,可以从容不迫地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

从那时开始,我就成了自由职业者。其间,应朋友之邀,陆续续打过工,都不能长久。人闲惯了,有一种惰性,好像一部漏油的车子,开不远,什么事都不想做,不会做。时间一长,对自己的能力和信心,也产生了怀疑。百无一用是书生。想来想去,觉得我们能做的,怕只有读书和爬格子,才是对路的买卖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我们这一代,和共和国同龄,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。从前,常用“生在红旗下,长在幸福中”来形容生活的美好。现在回过头去,其实仍有太多的遗憾。与80后对比,我们的童年,色彩单调;我们的少年,营养不良;我们的青春,被浪费和虚掷。我们惟一能够超越他们并感到自豪的,是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磨难。因此,当我真正地闲下来,细细地咀嚼和回味走过的道路,许多人和事像电影蒙太奇,切入淡出,叠印回放,拷贝成胶片,都是昨天的故事。虽然,某些场景已经模糊,某些配音已经变调,某些片断已经零碎,却一样能成为温馨的回忆,成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。

闲书就是这样“玩”成的。

经济社会，在许多人眼中，写书是落伍的表现，出书更是一种悖时的行为，因为非但不赚钱，还要自掏腰包贴钱。这样的蚀本生意，傻蛋才做。人的价值观，跟着时代走，原本也没有错。但世界是多姿多彩的，需要聪明人，也需要傻蛋，否则，何以衬托出你比别人聪明呢？

姑且当一回陪衬罢。

行文至此，本已无言，忽然想起王维《鸟鸣涧》诗，起句“人闲桂花落”，让人颇多启发，觉得心境的空虚宁静，恬淡空闲，居然如此清旷幽寂，境界高寒，充满禅意。

看来，闲，不仅是一种生活状况，更是一个人的心态。

心闲乃真闲。

2007年6月5日

门

墙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1  | 闲出一本书(代序) | 12 |
| 1  | 阿海        | 12 |
| 4  | 戴斗笠的女孩    | 12 |
| 9  | 北方的朋友     | 12 |
| 12 | 聚散皆是缘     | 12 |
| 15 | 天涯盼君归     | 12 |
| 18 | 祝您生日快乐    | 12 |
| 21 | 房东        | 12 |
| 25 | 有朋自远方来    | 12 |
| 28 | 想念仲云      | 12 |
| 32 | 北京来的老师    | 12 |
| 36 | 永远的米兰     | 12 |
| 39 | 宣莲        | 12 |
| 42 | 在黄埔老人墓前   | 12 |
| 45 | 学台先生祭     | 12 |
| 47 | 少年的横街     | 12 |



门

墙

- 51 废园纪事
- 54 消失的渡口
- 59 井
- 63 沧桑南门桥
- 66 桑树
- 69 家住水阁
- 73 难忘善因寺
- 76 乡村情结
- 79 门墙
- 82 寻梦汤公馆
- 85 解读石坑口
- 89 精进院
- 93 南尖岩纪游
- 97 风水长濂
- 102 雨中独山
- 105 太虚观
- 109 走进吴坞
- 112 绿玉亭畔忆箫声
- 115 寂寞唐山
- 120 鸽子飞过
- 125 外婆家
- 131 清明雨
- 134 风中白发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37 | 四伯父       |
| 141 | 父亲        |
| 153 | 当农民的日子    |
| 157 | 放木排       |
| 160 | 曾经是教师     |
| 163 | 周龙辍学      |
| 166 | 砍柴不如买柴    |
| 168 | 难忘初恋      |
| 170 | 武斗        |
| 173 | 半世书缘      |
| 176 | 羊年卖保险     |
| 178 | 文化年:读书与写作 |
| 181 | 看戏        |
| 185 | 闲话“废品”年龄  |
| 188 | 边缘,也有风景   |
| 190 | 抉择        |
| 193 | 也谈取名      |
| 195 | 妹妹,回家过年   |
| 198 | 家长会       |
| 200 | 人不可貌相     |
| 203 | 房子        |
| 206 | 收录机的故事    |
| 209 | 庸医档案      |

- 212 千秋遗爱  
——写在《汤显祖传》出版发行之际
- 216 尘世走一回  
——读《张爱玲传》札记
- 219 天涯游子余光中
- 222 历史的珍贵侧影  
——《往事并不如烟》读后感
- 226 严寒印象
- 229 警徽·诗心·不了情  
——读刘敏诗集札记
- 231 无怨无悔的人生  
——读《破壁飞腾》有感
- 234 观灯杂谈
- 236 醇酒飘香醉太平
- 238 门外看版画
- 242 后 记

## 阿海

认识阿海,似乎也极平常。十多年前,朋友阿荣领着他,来到文联办公室,介绍说:“这是阿海!”模样极普通:方脸、西洋发、鼻梁上架一副深度眼镜,跟大学生没多少区别。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,就这样,成了圈内人。

阿海的职业是教师,教孩子们牛顿和阿基米德们创造的定律,可他自己却不想研究苹果为什么落地,也不想找一个支点去撬动地球,而是喜欢写诗。学校在郊外的一条河边,清澈的溪水从窗前流过,远山如黛。阿海说:“乡村真美!”他的诗,就像乡村月夜,也很美。

诗一样美的还有爱情。

阿海的女友是他的学生。师生恋是公开的秘密,领到毕业证书,就领结婚证书,符合程序,无可挑剔,阿海和阿婷组成了两人世界。

其实,阿婷不适合阿海。阿婷活泼开朗,阿海腼腆木讷;阿婷有些俗,阿海整个就像一首田园诗,清新质朴。阿海想逃出围城。阿婷成全了他,就像当初嫁给他一样。阿海得到了解脱,感觉脊背上放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

轻松是轻松了,生活却不再平静。尝过女人的滋味,阿海渴

望新的爱情。他开始天南海北觅知音。丘比特之箭，穿越崇山峻岭而来，玉照楚楚动人。阿海陶醉了，想象着她重门一样的双眼皮，关闭着多少彩虹般的秘密。他请了假，迫不及待地登上列车。车轮子哐当哐当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淘气的沙砾，双眼皮就是美丽的珠蚌，多想变成一粒珍珠，永远不走出她戒备森严的瞳仁。他不知道扬长避短。他可以用诗化的情书打动美丽的姑娘，却不善言词。双眼皮很失望，见面和分手同步进行。

阿海的征婚以失败告终。从此，他不再相信这种游戏。没有女人的日子太寂寞，他开始思念阿婷。一天，他告诉我，他和阿婷复了婚。我开玩笑说：“阿海，你不是一匹好马。”

阿海恢复了平静的生活，除了教书、写诗，还加入了经商的行列。节假日，他摆地摊，卖书、卖小商品。斯文扫地，辛苦不赚钱，阿海有些灰心，连书带钢丝床送了人，成捆的塑料扇，扔在厨房里，一天一把扇煤炉。朋友们背地里议论：“咳！阿海哪有经商的细胞？”

生意亏空，经济有些拮据。阿婷在偏远乡镇上班，每周鹊桥会也增加不少费用。隔年，添了小牛郎，危机感更重了。阿海算了一笔账，每年送给巴士的钱少说也上千，不如把这笔钱拿来疏通疏通关系，让阿婷早点调回到自己的身边。

阿海等待着“研究研究”的结果，在百无聊赖之中消磨时光。不想，调令还没有打印，阿婷回来了，带着她的情人。

阿婷有了婚外恋，这是阿海没想到的。

阿海坐在河滩上，黯然无语。秋风吹动雪白的芦花，思绪缠绵绵绵，以往的岁月，都在眼前晃动。他想好好过日子，阿婷却要离他而去；他想拖住阿婷，却觉得理由十分苍白。我去看他，说：

“放她走吧！心去了，留又何益？”阿海点点头，往河里打了个水漂，感叹一声：“有朋友真好！”

他们再次离了婚，扯平了，谁也不欠谁。

不久，阿荣从省城来，带走了阿海。阿荣创办了一家企业，他让阿海管理财务，把钱交给阿海，就像交给银行保险箱一样放心。梁园虽好，不是久留之地。没干多长时间，阿海跟阿荣辞了职，揣着几千元钱，南下淘金去了。

不知道那些艰难的日子是如何挺过来的，阿海没有说。南方的潮热蒸郁，都市的喧嚣浮华，摧残肉体的同时也煎熬着灵魂，改变自己是痛苦的，需要脱胎换骨的勇气。这里，灯红酒绿，欲海横流，一切几乎都是功利性的，包括人与人的交往。阿海，这个不善交际的乡村诗人，能有立锥之地吗？奇怪的是，他居然站住了。一家省级电视台的老总，看中了他的悟性和诚实，委以重任，几番拼搏下来，有了六位数的积蓄。

朋友们大为惊讶，都说不可思议。

那天，偶然在新街口碰到他，告诉我，他已辞职，准备回老家定居。谈起今后的打算，他说有点累，先炒炒股，权当休假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没有设饯行宴会，也没有阳关折柳的古风，彼此握了握手，互道珍重，就算告别了，简单得如同例行公事。

不过，临别时他说：“过去常常为生存而担忧，出去跑了好几年，感觉生存真是太容易了！”这句话让我感慨了好久，想了半天，才明白过来：树挪死，人挪活。

阿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阿海！愿你走好。

## 戴斗笠的女孩

我喜欢下雨的黄昏，站在窗前，看暮色中回家的人群。远近的路灯，一盏盏地亮了。灯下五颜六色的伞，像蠕动的花蘑菇；飘忽闪过的几片彩云，是骑车族的雨披。只是每次都很失望，怎么就没有一顶斗笠，那种土黄色的大锅盖，低低地遮住半个脸，江湖侠客般走过街市？

从前，英子就戴这样的雨具。

英子小时候，爸爸生病，家里穷，只有一把油纸伞，是给妈妈出门做客用的。英子上学只戴斗笠，细细的竹篾，编织出圆锥形的尖顶，里层衬着箬叶，不会淋湿了衣服和书包。英子不像男孩子，把斗笠当玩具，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像车轮子一样。她总是站在教室门口，挥动小手臂，甩掉斗笠上的雨水，然后再进去，把它轻轻地靠在墙边，避免打湿了地面。我有时经过走廊，没在意，吃过好几回斗笠水。

然而真正认识她，却是老师的安排。

那年，学校开展“一对红”竞赛，有点像现在的结对子。老师宣读名单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全然不顾男女性别，把我们扯在一块，说是成绩相当，让我们相互竞争。总之，彼此站起来，点个头，就算交上了朋友。

她是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，梳两条细细的辫子，眉毛很淡，眼睛又黑又亮，嘴巴扁扁的，好像随时都会哭。我们虽说是“一对红”，平时也没来往，只有公布考试成绩的时候，把名字排在一起，比一比高低。上学放学，尽管同一条路，也不一起走，怕被别的同学嘲笑。小小年纪，男女之间的界线，比国界还分明。

记得是个孩儿脸的春天，忘了带伞，放学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。雨真是好大好大，劈头盖脑的雨点，砸在青石板上，溅起了高高的水雾。我赶紧脱了鞋，裤管卷到膝盖上，书包顶在头上，一路快跑。可是，人怎么跑得过雨？没几步，衣服就湿透了，凉嗖嗖地粘在背上，比虫子爬还难受。看起来，到家非成落汤鸡，只好到拐角处的路亭，躲躲雨再走。路亭旁，英子好像在等谁，见我跑过来，摘下斗笠，靠在亭柱上，笑了笑，小辫子一甩，就往岔路上跑了，转眼消失在风雨之中。我无论多么迟钝，也明白她的心意。那天，戴着她的斗笠，似有柔柔的暖意和丝丝的发香。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感受。少年朦胧的情愫，像脚下的雨雾，弥漫、扩散、潮水般涌动。

从此，记住了那顶斗笠，记住了英子。

小学毕业，我们一起升入了中学。雨天，英子仍然戴着斗笠，进出校门。班主任不知为什么，好像不喜欢英子，经常借故批评她，尽管英子各方面都很优秀。据说，英子的爸爸，年轻的时候当过保长，可这并不是英子的错，凭什么歧视她呢？我想，老师肯定是被猪油迷糊了心，是个大大的笨蛋。我很替英子不平，可是，我不能说，替女同学说好话，会成为众矢之的，被大家耻笑的。我只能利用礼拜天，悄悄去英子家，帮她敲打坚硬

的茶饼，敲碎了撒到河沟里，捕些小鱼小虾，拿到集市上卖钱。那时候，她爸爸已经病重，家里更困难了。英子柔弱的肩膀，过早地压上了生活的担子。她戴着斗笠，背着鱼篓，飒爽英姿的样子，就像电影《南海长城》里的渔姑，长大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，英子失踪了，很多年没有她的消息。

狂热的年代，人人自顾不暇。我似乎忘了英子。忽然有一天，遇见阿兵，她问我：“还记得英子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记得！”她说：“英子的丈夫被隔离审查，每月只发 28 元生活费，六个人吃饭，怎么过？英子没办法，四处奔波，替人补尼龙袜。”我听了心里像压着铅块，沉沉的。十多年了，为什么好人会有那么多的磨难？我想，该去看看她。

我回到古镇，找到英子家。英子爸爸已经去世，她和妈妈住在一起，仍然是从前的老屋，泥墙依旧，菜园依旧，池塘依旧，空旷的屋檐下，依稀可闻铁锤敲打茶饼的“嘭嘭”声。她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看去也还年轻，只是额头上，刻着一丝丝光阴辗过的印痕。我不记得跟她说了些什么，只知道并没能给她多少帮助。少年时代的友情，铭刻在门前的青石路上，每走过一次，都是重温久别的故事，这就够了。后来，她给我来过一封信，诉说了生活的坎坷和艰辛，诉说了深山冷坞，孤身一人饥寒交迫、投宿无门的凄惶和悲凉、尴尬和无奈。读信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，荒山野岭也会下雨，她戴斗笠了么？作为朋友，在她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没有能够为她遮风挡雨，我深感惭愧。我很想珍藏那封信，谁知几经搬迁，竟然遗失了，实在是可惜。

苦难是人生的财富。

英子经受着生活的磨砺，一年又一年，走向坚强和成熟。她像一顶小小的斗笠，为全家老少遮挡着风雨，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她学会了绣花，开了只绣品店。灵巧的双手，绣出鸳鸯戏水，绣出百鸟朝凤，绣出牡丹花开，绣出人间幸福的同时，也悄悄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环境。那时候，我在上海某高校进修，常替她采购些丝线，放假回来带给她。小县城花色品种不全，会耽误她的生意。我力所能及的，也就是这点小事了。

大学生生活单调而寂寞，常常会想起英子。有一天，突然给她写了封信，邀她来上海挑选丝线。心里好像有一种欲望，到底是什么？自己也说不清，只是想见她，想和小时候那样，牵一牵她的手。我们只拉过一次手。小学毕业前夕，学校的篝火晚会上，她走到我面前，伸出了小手。喇叭里播放着“找呀找呀找呀找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”的歌声。月亮很圆。队旗和红领巾，在晚风中飘扬。

我等待英子的回信。

信来了，是她丈夫写的。我们见过面，那是个高大坚毅的男人。他的信写得委婉含蓄，内容大多忘了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，他和英子是真正的患难夫妻。我很羞愧，也很后悔，怎么会给英子写那样的信。想重温旧日情怀？还是想寻找少年时代失落的梦？不管何种动机，都有悖于真诚的友谊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滑入良心谴责的深渊。

深秋的校园，法国梧桐宽大的叶片，纷纷飘落。我想，我和英子，今后将风平浪静。

时光流逝。